



深宫锁恨

漓江出版社

肖文苑 著

深宫锁恨



肖文苑

著

漓江出版社

版

(桂)新登字03号

深 宫 锁 恨

肖文苑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10.125 插页 2 字数208,000

1990年4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5951-12400册

ISBN 7-5407-0536-1/I·399

定价: 4.45元

—

初春时节，宫中的梅花争相怒放。红一片，白一片、彩色缤纷，暗香阵阵，使那回廊、曲沼、假山、亭台，增添了不少雅致。可是谁也没想到，忽然刮了一夜狂风，把那鲜艳的花瓣，吹得七零八落，狼藉满地。那百媚千娇的枝头，象被恶人狠狠地抽打过一般。处处露伤，生机半损。

今晨，天空又阴了下来，冷雨有气无力地飘着洒着。阶前砌下，路湿泥泞。檐前屋后，到处滴滴嗒嗒。那断断续续的雨声，象谁在吞声咽恨，独自泣诉。只有独得老天恩惠的宫柳，餐露饮雨，俯仰随风，昨日还发着黄头的新芽，转眼间已变绿返青，色泽渐渐地深了起来。

料峭春寒，教人烦愁。宫女们无事可干，也不便外出，就挤到一起来，拥被凭窗，听风听雨。有的低垂粉颈，飞针走线；有的嘻嘻哈哈，悄语解颐；有的眉头不展，暗写幽恨。大家的心意尽管不同，不过都觉得百无聊赖，度日如年，难得天黑。

瑞气氤氲报吉祥，
瑶池仙子降人间……

一个宫女忽然亮开嗓子，咿咿呀呀地唱了起来。她这两声不打紧，象沸腾的油锅里撒了一撮盐，大家立即热闹开了。

这位宫女唱的是玄宗制作的《得宝子》。玄宗自纳贵妃之后，觉得喜从天降，福大无边，于是作这支曲子，教六宫粉黛去唱，所以大家都会。这支曲子是颇为优雅动听的，那宫女的嗓子，原本也十分清亮，不知何故，如今却唱得那么难听，让人头皮发麻，如果不是咬紧牙关，谁也抵挡不住的。

“哎唷！我还以为是张屠户在杀猪呢！”

“她存心把我们的耳膜扎破了，都变成聋子……”

“跟北邙山上送葬的行列唱的一样……”

“你们不懂啊！”唱曲的宫女立即反驳道。“唱好唱坏，有什么要紧，主要的是自己长个好模样，象瑶池仙子一般，被皇上看中了，皇上宠着，众人捧着，自己成了个宝贝疙瘩……”

“啊，依你说，我们就都丑了吗？当初选进宫来时，才十三四岁，哪一个不是花容月貌，粉妆玉琢的？爹抱住，舍不得放；娘抱住，舍不得走。可选宫女的官员还说，能入宫享福，是祖宗三代积的德呢，唉！”

一个宫女，这时顺手抄起一面铜镜来，照了照，深长地感叹一声：“唉，老了！五年前，我是什么模样？可如今……”

“我的好姐姐，你别叹气了。选妃子就跟瞎猫逮耗子那样，乱抓乱刨，逮住了就啃，还说香香香；吃腻了，就扔，还说臭臭臭。就拿贵妃来说吧，腰也粗，脸也大，不就身上的肉白了一些吗？”

一个宫女的嘴巴，贴着身边另一个宫女的耳朵，低声说

道：“要是扒光了，比一比，我也输不了多少给她……”

“哈哈！没羞！没羞……”

“你们说话，还兴藏着掖着吗？声音大一点，也让我们听一听啊！”

那个说“没羞”的宫女，不笑了，正经说道：“我跟她想的就不一样。恨不得自己一出娘胎，便是个丑八怪。嘴也歪，眼也斜，头也秃，齿也豁，猪见了也不啃，狗见了也不咬，嫁得贩夫走卒，侍候田父野老，省得在这里，跟那些男不男，女不女的阉人，朝打头，晚碰脸……”

“我说，当时那些男子进宫来，要是都未阉过该多好……”

谗浪掀起，撞得四壁嗡嗡作响。

“姐妹们，你们别笑了，我告诉你们一个喜讯。”她见大家静下来，听她的了，便接着说，“我梦见一个书生，唇红齿白，面如傅粉，眼睛象星星一样明朗，他比我高一拳，我比他矮五寸。我心里怦怦地乱跳，可也顾不了许多了，上前两步，就将他紧紧地抱住。我想，怎么也是真的，跑不了啦，但我又想起姐妹们来，于是便将他背回宫中，我以为你们一定是很喜欢的。谁知你们一个个横眉立目，喘着短气，争着跑上前去，一人一口，一人一口，一个比一个狠，终于把他咬死了……”

平静了一阵的宫女，又狂笑起来。笑得眼泪滴，鼻涕流，弯着腰，托住腹，我搂着你躺下，她枕着你打滚，七颠八倒，奇形殊相，莫可名状。

有个趴在窗边的宫女，忽然回过头来，对大家说道：“啊，她又跑出来了！”

“她”是谁，大家都清楚，可是谁也不搭腔，照样说笑。
心想：跑出来就跑出来吧！

只有两个新来的宫女，好奇地走了过去，也趴在窗边，探头往外张望。

从窗边望出去，是一片大梅林，笼着烟，罩着雨，冷气森森的。一个上了年纪的妃子。不披油衣，不戴簪笠，不紧不慢地在那里踽踽独行。她头上有个高高的螺髻，不过已经有点散乱，斜塌了下来。她那件粉白长裙，直垂到地面，泥花水点，斑斑驳驳，已失原貌。那双小头绣鞋，被水泡了，更是脏得不成样子。如今已是天宝十载了，可她这身打扮，还是开元时代的宫妆。与众不同，不入时调。

她不知风寒，不知雨冷。仿佛是在明媚的春光里踏青，仿佛是在晴朗的秋夜里赏月，那样闲适，那样沉稳。雨裹着风，风缠着雨，缠缠裹裹，仿佛全都打在她的身上。她在梅林里，穿出穿入，她走来走去，也不明白，她是在干什么。忽然，她弯下腰去，抓起一把沾泥带水的落花，就狠命地放到嘴里咀嚼。那把落花还没咽下去，跟着又抓起一把来，往嘴里塞，剩下的就紧紧地抓住，贴在胸口。生怕这些冰肌玉骨的精灵会被人夺去，或长出翅来，呼的一声飞到天上去。抓不住的残花，掉到水里泥里去了。她低头看了看，显得十分可惜和无可奈何的样子。这时，她两臂垂直，手指僵硬地张开，人如泥塑木雕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

风雨比刚才大了些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她谛听着，仿佛是有有人在喊她：

“梅妃！”

这个声音是那样地熟悉，那样地亲切，那样地多情。象

三冬的炉火，象二月的春晖。她心里甜甜的，嘴角扬起一丝美意，跟着就哈哈地狂笑起来。声音虽然很响，但瞬间便被刮走，溶入风中，化在雨里，恐怕连她自己 also 听不见了。

“梅精！”

忽然，她的耳畔又响起一个恶狠狠的声音。象恶卒在午夜敲门，象秃鹰在啄死人骨头。她嘴角颤抖，全身战栗，那难受的样子，仿佛有人拿着一枚七寸钢针，来回地捻她的心房。她欲喊无声，欲哭无泪，脑里嗡嗡乱响，眼前金星乱冒。只觉得一会儿有人喊她“梅妃”，一会儿又有人喊她“梅精”。“梅妃”，“梅精”，这两种声音交替地鸣响着，彼此争打，各不相让。她刚想笑，又哭了；她刚想哭，又笑了……也说不清已过了多久，那两种声音又重归于好，汇成一个声音，合成一根九股的粗麻大索，在她的脖子上来回地绕了几圈，一个声音执着一头，龇牙咧嘴，侧目相对，同心合力地在勒她。她忍受不了了，“呜呜哇哇”，大声地喊叫，在水里泥里，在风里雨里，狂奔起来。那双绣花的小头布鞋，踢得洼中的积水溅起白花。跑着跑着，一个趔趄，便倒了下去。

“梅妃！梅妃！你在哪啊？”这是彩女的声音。她站在檐下，左右张望，高声呼唤。忽然看见梅妃跌倒在地上，便惊叫着跑了过来。

彩女跑到梅妃的身边，将她扶起，把油布斗篷披在她的身上。彩女自言自语：“我刚转身去给你煎药，你就偷偷地跑出来了。这样的天气，你也不怕淋着冻着吗？”

这时的梅妃，全身湿透，冻得嘴唇都已发紫，脸色苍白，全无血色。那散乱的发髻，钗失簪遗，纷纷披披地垂了下来，滴着水点。彩女用手绢给她擦脸时，见她的腮帮鼓鼓胀

胀的，好象含着什么，翻开嘴看时，见里面全是落花泥丸。

“天啊，你什么时候又嚼起这些脏物来？”彩女急得快哭了。她伤心难过，颤颤抖抖地忙把那些脏物抠出来。

彩女搀着梅妃往回走。梅妃如今的身子，虽然轻得象个草人，可怎么也拖不动她。她象个戴着沉重镣铐的囚犯，挪动一步，难如登天。“咳，也怪了”，累得接不上气的彩女，停下步来，低头一看，见梅妃一只鞋早已丢失，袜也磨破，露出白嫩白嫩的肉，渗出鲜红鲜红的血，淡化在水里。彩女这时，更觉凄惶了。她想，这叫她怎么还能走呢。她回过头去，想把那只鞋寻着，东望望，西看看，见远远的水洼里，倒是有个东西，象片败叶，绿不绿、红不红，浮浮泛泛，漂漂荡荡，莫非那就是鞋吗？唉，这怎么能去找它呢？一撒手，梅妃就得倒下去。

彩女搀着梅妃，十分艰难地挪动着。她脸上也湿了，分不清哪是泪珠，哪是雨水，任它直流下来。

趴在窗边的宫女，看到这个情景，便回过头来说道：“快去帮彩女把梅妃搀进来吧！唉，好端端的一个美人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啦！”

“可怜啊，真是可怜！”

“昨天我亲眼见她捡污泥里的落花往嘴里塞。”

“人到了这地步，还不如一头扎到井里去呢！”

“哼！你还怕没有那一天吗？”

“别再嚼舌根了，快走吧，去帮彩女一把！”

哪些说说笑笑的宫女，纷纷叹起气来，扯过油布斗篷，跨出门去。

二

秋月朗照，天蓝如海。一阵阵悦耳动听的琵琶音响，从梅苑阁传出，随风荡漾开去……

月步轻移，分外妩媚，引得几片薄如蝉翼的白云，从远处紧紧追来，及至临近了，有的则匆匆而过，有的则依依恋恋与柔和的波光溶为一体。这时兴庆宫，有如仙境一般。沉香亭、南薰殿、勤政务本楼、花萼相辉楼，各殿宇的琉璃瓦，闪光耀彩；朱门上的铜环，熠熠生辉。飞檐上的角龙，石阶前的蹲狮，生气勃勃，双睛射出威光，教人不敢逼视。龙池里的水，依然洋洋溢溢、晃晃荡荡，在月色里象一炉熔金。笼烟戴月的宫柳，影在水中，风来时，似有许多仙姬在水晶宫里作舞。彩船画舫，停泊在七曲桥边，浪来波去，拍击有声，似艺妓在轻歌。百草千花，这时虽已看不真切，但姹紫嫣红、鹦绿鹅黄，似乎在朦胧中更加迷人。

从勤政务本楼那边，游过来几点光珠，有前有后，不紧不慢，不过走近一些便看清了，那不是光珠，是宫监们打着纱灯，伴随玄宗到江妃寝宫里去。

玄宗坐在步辇上，左手不停地理着直垂颌下的几络髭须，丰润的脸上泛露着笑意。目光炯炯，神态自得。一看便

知，是个事业有成，踌躇满志的人。可不是吗，自从他三十四岁登基以来，励精图治，盱食宵衣，不到十年的光景，便使国家兴旺起来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，真可以赶得上乃祖的贞观之治了。除开国初年，河北山东两道，闹过蝗灾以外，其他地方，几乎连年风调雨顺。公家的仓库装得满满，私人的粮屯也堆得尖尖。一抓就出油的上好大白米，才三钱五钱一斗。出门不用自带糒粮，随便走到那个村舍，都可投宿。主人招呼吃喝，不需赏付分文。只要临别时，道谢一声，即可离去。“杀人越货”的不是没有，但甚少听闻。作奸犯科的不逞之徒，一经发觉，有司即严惩不贷。就拿开元八年来说，全国判死囚者共八人。其时的长安，东西两市，一片兴旺。腰缠万贯的巨商，开铺设店，小本贩夫，走街串巷。四海奇珍，悉归易市，环区异味，尽在庖厨。国威传于海外，声教被于八方。东罗马、大食、天竺、扶桑、鸡林等国的使者，不断来朝，赆觐巨舰，不远千里而至。谁不想一睹大唐的衣冠，一瞻华夏的风采？玄宗一想到这些，心里能不高兴吗？

更有使玄宗宽心的，还是新近纳了一个妃子，名叫彩苹，世上有了九十九件欢心的事，要是短了这一件，还是象一盘佳肴缺少了盐一样。而仁慈的天公，又偏偏垂怜作美，让这位多情的皇上，得到了满足。真是锦上添花，一美百美了。如今的后宫，不是没有佳丽，但都是一些庸脂俗粉，乍一看还可，多看了便腻。只有这位江妃，神韵独具，品格异常，压倒六宫，使众芳为之垂首。玄宗想，朕读过陈思王的《洛神赋》：“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，荣曜秋菊，华茂春松，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，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。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

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渌波。”咳，世上哪有这等美人？这不过是文人的夸饰之词罢了，若真有，恐怕就是朕的江妃了。

玄宗的嘴缓缓地咧开，笑意似乎比刚才多了少许。他觉得自己此刻已不是坐在步辇之上，而是驾着一朵五色祥云在飘飞。有的帝王，说老也是老得很快的呢。呱呱坠地之时，便赶修陵寝，未过而立之年，便脸如黄纸，气喘如牛，背驼如弓，左右亲近环立榻边，听他口授遗诏，而玄宗却不是这样。如今他虽已是四十多岁的人，但身板还十分硬朗，经常讲武骊山，校猎上杨，象个还能格杀二虎的武士。这并不是说，他过分饱满的眼肌的皱纹，日见增厚的肚皮的脂肪，鬓边偷偷爬出来的白发，没有表明他生命的大部分时光，业已悄然逝去，而是说，他的心境，异乎寻常的年轻，不知老之将至，此时此刻，顶多象个黄毛刚刚退去的、十五岁的少年郎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记得当年与王皇后合卺交杯之时，也没有今夜这种兴致，与武惠妃共度春宵时，也没有这等情怀。

快到江妃的寝宫了。只见宫门前挂着一盏斗大的纱灯，荧荧煌煌。窗帘低垂，烛影摇红。这在月夜里，显得更加幽静雅致。自己这几天没到这里来了，却好象隔了多久岁月一样。“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”。话虽已甚，细细想来，古人说的似乎也没错。朕哪一夜不想来啊，可是也委实繁忙，教人分不开身。就拿这两天来说吧，光遣唐使便来了三批，每批都有二三十人，有来求经问难的，有来学医卜星相的、还有索彩瓷、买丝绸、购金银器玩的，除了鸿胪卿接见外，还要面朝，免不了又在殿上赐宴，陪同观赏百戏，一来二去，

颇多繁文缛节，甚费精力。昨日又阅了一天表奏，朕以为其中有多少国计民生的大事，需要朕亲自裁定，谁知空话连篇，一粒芝麻大的小事，也要写成长文，读了半天尚不得要领。本来州邑便可处理之小事，非要作表上达，本来各部之间通个声气，便可了结，可偏偏都不作主，推到朕的案头来。既然如此，还要养这么多的官吏作甚？都革职为民，回家种桑麻五谷好了。朕曾晓喻台省，指出浮文防要，可是有些人积重难返，长此下去，实在堪忧。今日，朕以为可以清静一些了，可又偏偏遇上秋闱放榜，曲江赐宴。这类事，本来由礼部主持即可，可丞相张说，乾源曜，又非要朕出面不可，说众进士十年寒窗，有幸录取，盼望一瞻圣上风采，应该接见，以示荣宠。接见就接见吧，可觥筹交错不算，还得应制赋诗，非要朕先作一首。朕的诗，本来就很平庸，有作常不敢出示，多令人操刀，比不得在座的众进士。他们的诗，都写滑了，开口便成，如吃家常便饭。朕好久才凑了一联，怎么也联缀不上，亏得张说在旁提示，左添右加，才勉强凑了八句。这类诗有如作戏，找些乐趣就是。它如老僧的百衲袈裟，实在不成体统。这时，他们纷纷传阅，说是惊天动地之作，众人摇头晃脑，啧啧称誉不绝，跟着就应制唱和，一人一首，转瞬即成，又都送到朕的面前来，要一一过目。这些诗，千篇一律，众口一词，跟去年曲江赐宴时读过的差不多，就象胡姬作饼，用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一样。读得朕头皮发麻，如有几个小蚁在鬓发间爬行一般。就这样，闹闹攘攘，弄到日落方归。

“唔！”玄宗鼻子暗自哼了一声。他想，不管有什么家事国事，大事小事，都先搁一边，看看朕的爱妃再说吧。

江妃坐在临窗的案边弹奏琵琶。她的左右，站着两个铜制的童子，一个擎着一盏宫灯，焰高火亮，一室清辉。灯的烟，通过童子的胳膊飘走。她低头寻音觅韵，神情十分专注，以致门外有了脚步的响声，她也未曾听得，还是侍女婉贞，知皇上驾到，走到身边来告诉她的。

江妃眉梢一动，眼睛露出兴奋的光。她立即停拨，站起身来，走向妆台，对着全身铜镜，在烛光中，匆匆地整了整云鬓，理了理衣裙，便转过身去，款款地走出厅来。她见玄宗已迈步上阶，便赶紧趋前两步，向玄宗深施一礼：“向皇上请安！”

“爱妃免礼！”玄宗说着，便伸手揽住江妃的肩头，同步进入内厅。“远远就听见琵琶的声音，弹得颇有情致啊！”

江妃道：“胡乱弹奏就是了。技法仍欠精到，请皇上多多指点。”

“唔，多有长进。”说着，玄宗在软榻上坐下来。

江妃给玄宗沏了一杯茶，捧至他的面前：“请皇上用茶！她凝视了一眼玄宗，“不知是否需要给皇上备酒？”

“啊，不用了。”玄宗说着，打了两个饱嗝。他一边打开杯盖，望着杯中升起那一缕淡淡的热气，闻着君山银蕊发出的清香，一边又说道：“刚从曲江赐宴归来，一点也不想饮。”

江妃看了一眼玄宗，见他脸色红润，鼻里微微呼出酒气，便问道：“不知皇上今日何事赐宴？”

“还不是秋闱发榜，录取新科进士。”

“不知今科何人夺魁？”

“状元是李嶷，他的名下还有王昌龄、常建等。‘高才

沉沦，草泽自举’科，有樊咏、王缙等。”玄宗说罢，还将这些人，一一略作介绍。

江妃点点头。“皇上说的王缙，莫非就是王维之兄吗？”

“正是，不知爱妃读过他的诗不？”

“读过，非常喜欢，但不知王缙的如何？”

“当然比不上他的弟弟。”玄宗用盛赞的口气说道：“王维此子，颇多奇才。不特诗画清丽，音律也很独到。他弹的琵琶曲《郁轮袍》，在京师颇负盛名。他录取状元那年才二十一岁，比乃兄登第早多了！”

江妃静听着，心里不停地赞叹。

玄宗见江妃那样爱听，于是又接着说：“如今开科取士，只讲究作诗。诗，自然是要作的。诗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，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不过，光知诗之一途，对于古今世情就容易忽略，而明经一科，又只注重背诵经义，没有什么文采。所以，朕拟进行革新，将这两科合并起来考试。爱妃，你意以为如何？”

江妃道：“臣妾不敢妄议。”

“何故？”玄宗扬起下巴。

“臣妾想起长孙皇后……”

“啊！”玄宗点了点头。“你是不是说，‘母鸡打鸣，家道不兴’啊？”

长孙皇后从不参预国政，唐太宗实在问得紧，推辞不了时，就说这句话。

江妃想到自己被比喻为老母鸡，不禁脸红起来，捂嘴笑了。

玄宗也笑了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不想到太宗‘兼听则明，

偏听则暗’的遗训啊？爱妃，你也可以说说嘛。”

江妃见玄宗鼓励她，便道：“臣妾以为，一个进士还是应多知道一些好。”

“这就对！这就对！”玄宗频频点头，今后有何主意，尽说无妨。”

江妃见玄宗话多，怕他累了，便道：“皇上今日劳累了，是否需及早安歇？”

司寝的宫女，已将龙床收拾好。

“时候尚早呢，再等一会吧。”玄宗呷了口茶，“你先弹支曲给朕听听。”

“遵命！但不知皇上想听什么曲子？”

“你喜欢，朕就喜欢，随便弹来就是。”

江妃斜对玄宗，转轴调弦，轻拢慢捻，一推一拉，重又弹奏起来，她十指纤纤，如同葱白，指甲涂丹，鲜亮耀眼，非常灵巧，非常活泼地在弦上跳动。一组一组动人的音韵，从她雪白的指间流出，象一线溪水，无忧无虑地在乱山碎石中穿行，千回百转，叮叮咚咚，跳入玄宗的心坎，激起欢乐的水花。玄宗微闭双目，紧锁眉头，叉开五指，按在胁间，各个手指不停地起伏跳动。有时弓腰，有时昂首。

江妃蓦然瞥了玄宗一眼，见他这个样子，不禁吃了一惊。哎唷，皇上的龙体，可能欠安了？莫非今日酒量过多，伤了腑脏，或者贪吃肥甘，脾胃不和？这时，他一定是很难忍的，不然，何致如此频频叩击自己的胁间？想到这里，江妃的心有点乱了，手不应节，该快该慢，写音欠准，以致一曲未终，便半途停了下来。问了一声：“皇上，莫非龙体欠安吗？”

“没有啊？”玄宗忽然睁开眼睛，十分惊怪地看定江妃，
“何以见得！”

“臣妾看见皇上，叉开五指，不停地叩击胁间，想来是有不适了！”江妃眉上添愁地说道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玄宗一阵朗笑，象抖动一根琵琶的空弦，“朕是在给你寻音按拍呢，哪里有什么病啊！”

“唉！”江妃喘了一口粗气。

“爱妃技艺大进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末后的几个音，该徵的，都作了羽，高低失调，于韵未合，以致情有不能达者，不知何故？”

江妃低头，没有回答，心想，还用得着问吗？还不是你这个样子，把我吓的？

玄宗又说道：“不过，这就很难得了。进宫后学的琵琶，还不到两年光景呢，如今竟然有了这等指法，实属难得，难得！”

“谢皇上的奖誉。”江妃脸上热辣辣的，象三月踏青，被当头的春阳晒了好一阵子。

“爱妃，刚才弹的是《梅花三弄》吧？”

“正是。”江妃低眉，抱着琵琶不动。

“为朕再奏一曲吧！”

“不知皇上想听什么？”

“你喜欢，朕就喜欢。随便弹来就是。”

江妃从容落拨，韵至情生，如鸣天籁，好音不绝。

玄宗这回，不再闭目叩胁。他怕把江妃吓着，或伤了她的情致。他瞪大眼睛，看着江妃弹奏。一会看她落拨，一会看她按弦，一会看她的腰肢摇动，一会看她的眉眼表情。看